

莫 泊 三 傳

東方文庫第六十六種

東 商



# 莫泊桑三傳

---

文櫟冠生合編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Life of Guy de Maupassant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東方莫泊三傳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 目次

第一章	幼稚時代和少年時代……………	三
第二章	準備著作的時代……………	一三
第三章	著作……………	二七
第四章	病與死……………	四三
(附錄)	二十世紀法國文壇之新鬼……………	五五

# 東方文庫目錄

- 〔1〕辛亥革命史  
〔2〕帝制運動始末記  
〔3〕壬戌政變記  
〔4〕歐戰發生史  
〔5〕大戰雜誌  
〔6〕戰後新興國研究(二)  
〔7〕華盛頓會議  
〔8〕俄國大革命記略  
〔9〕勞農俄國之考察  
〔10〕蒙古調查記  
〔11〕西藏調查記  
〔12〕世界之秘密結社  
〔13〕世界風俗談  
〔14〕日本民族性研究  
〔15〕中國改造問題  
〔16〕代議政治  
〔17〕歐洲新憲法述評  
〔18〕領事裁判權  
〔19〕新村市  
〔20〕貨幣制度  
〔21〕社會政策  
〔22〕合作制度  
〔23〕農荒豫防策  
〔24〕近代社會主義  
〔25〕馬克思主義與唯物史觀  
〔26〕社會主義神髓  
〔27〕婦女運動(三冊)  
〔28〕婦女職業與母性論  
〔29〕家庭與婚姻  
〔30〕新聞事業  
〔31〕東西文化批評(三冊)  
〔32〕中國社會文化  
〔33〕哲學問題  
〔34〕現代哲學一齣  
〔35〕西洋倫理主義述評  
〔36〕心理學論叢  
〔37〕名學稽古  
〔38〕近代哲學家  
〔39〕柏格遜與歐根

[40]

[41] 甘地主義

[42] 戰爭哲學

[41]

[44] 羅素論文集(三冊)

[45] 究元決疑論

[42]

[47] 宇宙與物質

[48] 相對性原理

[43]

[50] 進化論與善種學

[51] 迷信與科學

[44]

[53] 催眠術與心靈現象

[54] 食物與衛生

[45]

[56] 鐳錠

[57] 飛行學要義

[46]

[59] 近代文學概觀(二冊)

[60] 文學批評與批評家

[47]

[62] 近代文學與社會改造

[63] 近代戲劇家論

[48]

[35] 但底與哥德

[66] 莫泊三傳

[49]

[68] 藝術談概

[69] 近代西洋繪畫(二冊)

[50]

[71] 考古學零簡

[72] 開封一賜樂業教考

[51]

[74] 東方創作集(三冊)

[75] 近代英美小說集

[52]

[77] 近代俄國小說集(五冊)

[78] 歐洲大陸小說集(二冊)

[53]

[80] 太戈爾短篇小說集

[81] 枯葉雜記

[54]

[82] 現代獨幕劇(三冊)

# 莫泊三傳

冠文  
生樣  
合編

莫泊三的著作，就是他自己一生的小影，所以要讀他的著作，一定要先明白他的歷史，要不然，就是讀了也不能澈底了解，這並不是我一人的臆說，凡是研究過莫泊三的，差不多總是這樣說的。講到他的歷史，雖然不過四十幾年工夫，却包羅著很富的閱歷。看他少年時候，何等活潑，一過中年，又何等樣頹唐無聊，這其間細微曲折的變遷，說來非但很饒興會，并且還能够顯露出人生的背景。他自己在福羅貝爾文集的序上，也曾經說道：

『我們雖然喫過許多生命的苦痛，但是我們對於生命的了解，一定要比

那些幸福的人，沒有喫過苦痛的人，明白得多咧！這就可以想見他的一生的價值了。但是他生成一個古怪脾氣，不願意人家去猜度他的身世，活著的時候，曾經好幾次去阻止人家發布他的歷史，到了晚年，這種用心，益發周密。甚至於寫給朋友的信，也是淡淡的，不肯暢談，恐怕與致一起，不知不覺的，將自己心事，流露出去。因為有這個原因，所以他死了之後，替他做傳的，雖然很多，那記載失實的地方，也就不少。我們這篇東西，是從那梅尼亞爾（Edouard Maynial）所做的莫泊三傳，節譯下來的，他做這部書的時候，曾經搜集許多他人所做的傳記，和許多莫氏與福羅貝爾親筆往還的信札，并且親自到那些莫氏的朋友面前，實地調查，不知道費了多少心思，纔告成功。真是沒有一句沒來歷，比較他人所做自然很有點兒不同了。做書的人，既然這樣煞費苦心，所以我們譯的時候，也不敢不格外仔細。我們擅專發表莫氏的歷史，已經很對不起莫氏，假使再添上些不誠實，那豈



不是負疚更深嗎？ 九，四，二十七， 冠生

## 第一章 幼稚時代和少年時代

亨利，勒奈，亞爾倍，巨埃，莫泊三 (Henri René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於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生於塞納恩非利 (Serme Inférieure) 省都爾味須爾亞革 (Tourville-sur-Argnes) 市上一所大房子裏；這所房子，名叫米羅末司尼爾 (Miromesnil) (譯者案：莫泊三出世的地點和日子，各種人名詞典，互有出入，這大約最是可靠。) 他的先世，在佛郎沙皇帝 (Francois) 時候，已經是一家貴族。其間也很有幾個偉人，如同在勞特 (Rhodes) 的圍城裏，有一位莫泊三是以戰功出名的。後來有一位約翰，白潑的斯，莫泊三 (Jean Baptiste Maupassant) 是貢代 (Gondé) 貢地 (Conti) 的領袖。還有一位莫泊三小姐，嫁給魯尙 (Lauzun) 家裏，曾經相幫魯尙去征高斯 (Corse)。有一天，戰場的形勢，很是險惡，魯尙叫伊

不要向前，伊便正色的答道：『難道我們女子，果真除了養兒子之外，就沒有第二件冒險的事敢做嗎？』這是何等口吻！

他的祖父，也是一位有名的紳士，因為反對那時候的政治，隱居在納味爾 (Neuville-champ-d'oiseil) 地方畊田。他的父親，名叫巨司答夫 (Gustave)，是巴黎交易所裏一個仲賣人，於一八四六年十一月九日，和諾爾芒地 (Normandie) 一家富家的女兒魯勒保易德凡小姐 (Laure Le Poittevin) 結了婚，從此就養出這位大文學家巨埃莫泊三，和他的小兄弟愛爾佛 (Hervé)。他們父母倆，都是以美出名的，所以這位文學家，也從小長得很美貌。但是他的性質，獨獨得了他母親的遺傳，後來又常常和伊住在一塊，受伊的感化，所以伊和他的成就，有特別重大的關係，現在我們且把伊的歷史，略微講幾句。

伊於一八二一年，生於魯杭 (Rouen)。幼年的時候，和伊的哥哥亞爾弗來 (Alfred)，還有一個朋友福羅貝爾 (Flaubert)，很是要好。伊的哥哥，是一個絕頂聰

明人，從小就會做詩做戲曲，做好之後，就教他們一同串演，所以伊和福羅貝爾，很受着他的陶鑄。後來福羅貝爾就在文學史上享了大名，伊的文學也很好，並且還做一個大文學家的母親，飲水思源，伊哥哥的功勞，正不應該埋沒啊！可惜伊哥哥因為勞心過度，沒有成名，就短命死了。

伊和巨司答夫的婚姻，可算是戀愛結婚。這一對璧人兒，在表面看看，何嘗不是嘉耦？但是一個是女文學家，一個是仲賣商，其間智識的程度，實在距離得太遠，所以不多幾時，精神上就漸漸兒覺得不美滿。臨了伊就對伊的丈夫，宣告別居（*separation du corps*）領兩個兒子，住於愛脫爾帶（*Etretat*）。從此以後，他們倆的態度，就同幕生的朋友一般，很少來往。惟有莫泊三，倒還惦記着他的父親，常常有很懇摯的信去問安，這也可以見他的性情了。

他們在愛脫爾帶住的房子，名叫凡爾居別墅（*Vergnies*），離海很近，有很多的水果園，並且多鬼，凡爾居這個字，本來就是水果的意思。莫泊三住在那裏，直到十

三歲纔離開，那時候他惟一的師傅，和惟一的好友，只有一個母親。他們母子間的愛情可算是終身不渝。他母親晚年常對人說：『我造就這個兒子，就是我一生的大功。』有一次魯杭地方，有個園丁，自己說做孩兒的時候，曾經和莫泊三同過一個乳母，伊聽見這句話，就很鄭重的寫信到報紙上去更正，大意是說：『我是莫泊三的生母，也就是莫泊三的乳母，我不願意人家來冒我的功。』這件事雖小，也可以想見伊對於伊兒子的愛情了。伊因為受過伊哥哥的教育，所以很熱望伊的兒子，也成功一個文學家。講到伊兒子的天分，正也不讓伊的哥哥。有一天，伊兒子受那聖餐 (Communion) 的典禮，伊念一章經典給他聽，念了兩遍，他就會背了，這個時候，他的年紀，還不過十歲模樣，後來有一位神父，叫做烏蒲 (Aubourg) 的，教他讀拉丁文，不久也就會了。

在古來文學家的著作裏，莫泊三最先讀的，是莎士比亞的戲曲，他說：『我讀過莎士比亞的戲曲，纔知道文章的妙處，纔知道一個人可以用文字這樣東西，來描寫世

界上種種的東西，而使他栩栩欲活。』他更愛夏夜之夢 (The Dream of Midsummer Night) 那一篇，他說：『我每次讀到這本戲曲，就使我將孩兒的時候，夜間種種的懷想，在腦子裏復活。』這都是他母親教他讀的，因為伊幼年的時候，也是先讀這個。伊還常常領他到海邊去，看鷗鳥的飛翔，看太陽的出沒，看天然景物的變遷，以為將來著作的預備。這些法子，是福羅貝爾教伊的，因為福氏對伊說過：『世界的現象，很能幫助我們的思想。』所以伊就照樣去教兒子，并且常常叮囑伊兒子道：『幾時你要寫一樣東西，一定先要把這樣東西，觀察得十分清楚，然後下筆。』

莫泊三的性質，生成是好動的，他自己嘗說：『我生平所最愛的是自由。』他母親也常常說道：『他的生命，如同一隻逃走的小馬。』他這樣喜歡自由和活動，於他的文學，很有影響，因為無論什麼人，在少年時候所受的感觸，最是不容易忘記，并且最是真實。後來他做一部小說，叫一個生命 (Une Vie)，是寫一個人，將從小所受

的記憶，漸漸兒散布出來，如同播種子一樣，這些種子的根，直到死後纔拔去，就是這個意思。從伊保脫 (Yport) 海岸，到亞佛來 (Havie) 蘋果園的中間，最多天然的景致，他書中的人物，常常在這裏遊玩，或者捕魚，或者泅水，或者搖船，或者領兩隻狗，在森林裏穿來穿去，或者打獵，或者迎著海風，在平原上馳馬，他雖然是說人家，其實就是爲自己寫照。他因爲講究遊戲，所以身體也練得很強，自己嘗題過一個綽號，叫做『貪活動的人』(gourmand de la vie)。他除了愛自由之外，還很愛平等，雖然自己是一個貴族出身，却喜歡和那些漁夫農人的孩子做朋友，從來不露一些兒驕傲。有一天，他和一個漁夫的兒子叫做查爾 (Charles)，還有一個富家的兒子X，一同出去遊玩，這X的母親，待莫泊三非常客氣，看見查爾，就免不了搭些架子。停了一忽兒，伊喊道：『查爾，去拿那隻食籃來，』查爾聽見，很不好意思，不知不覺的面紅起來。莫泊三看見這個光景，心中大大的不平，便說道：『這隻食籃，既然是我們大家用的，就請從我起頭，我們輪流拿着罷。』他肯這樣的體恤貧民，

所以那些漁夫等等，都很愛他，常常陪着他去游海濱。因此他對於貧民的生活，很是熟悉，對於海的感想，也益發擴充。他曾經說過：『我的血分中間，含有海盜的血。我所最想念的，是一個春天的早晨，搖一隻船，到一處不認識的埠頭，領略從未會經過的風景，和那些不認識的人，在一塊兒擠來擠去，這樣的過了一日，天黑了，就臥在海邊，腦子裏一點不去想那個牢獄似的家庭生活。』他後來做一部書叫做好朋友 (Belami) 就是寫這個念頭。

莫泊三在家裏過這樣放任的生活，直到十三歲，他的母親，纔送他到伊佛多 (Yvetot) 一個修道院裏去正式的念書。這個修道院，在當時也很有名望，人家稱他爲『諾爾芒精神的府』(Citadelle de l'esprit Normand)。其中的學生，上下三等人家都有，有些是真心要修道，但是大多數，是爲逃避兵役來的。這些學生們，都有一種特別的態度，顯出他們是受過修道院的教育的，就是出了學校，人家還能一覽而知。只有莫泊三，是個例外，他雖然在那裏住過若干時候，於他的知

識和性質，絲毫沒有影響。因為他的身體，雖然和那些同學，住在一塊兒，他的思想，還是仍舊和他的老友漁夫等等，在海灘上活動。所以他常常要請病假回去，但是他每次從學校裏生病出來，到了愛脫爾帶，總是立刻好了。他在學校裏常常戲弄他的同學，有時候連教員們，也免不了。他對於宗教的觀念，很是淡薄，因為他是一個專講理性的人，不肯相信神，他常常說：『我從有知識以來，就很反對宗教，那些宗教的儀式，我看了，又頭痛，又好笑。』他因為要解除那學校生活的煩悶，就自己去練習做詩，不多幾時，竟塗滿了好幾本簿子；內有一首，最是爲人傳誦的，開頭兩句是說：『人的生命，有如船在海上走過的一條水痕；慢慢兒遠去，慢慢兒淡。』這等著作，於他一生的光榮，固然毫無關係，但在那個修道院的學校裏，却爲着這件事，被他們黜退。有一天，他做一首八綴音的詩，去賀他的表姊結婚，這首詩的內容，除了祝賀之外，還包含着反對修道的意思，後來被修道院的院長看見，很是動怒。他在學生中間，本來算不得馴良，加上這一樁文字獄，所以只好家去了。



莫泊三回到家裏，仍舊幹那從前的放任生活，到了第二學期，纔去進一個魯杭的中學。在中學裏，他也常常做詩，而且很有進步，因為這個時候，他得了一個教詩的先生，名叫布易來（Louis Bouilhet）。這位先生和他的舅父亞爾弗來，他的師福羅貝爾，都很要好，所以教得非常熱心，可惜和他舅父一個缺憾，不長久就死了！所以他的詩學，仍舊沒有大成。後來他母親常常說：『假使布易來能殼多長命幾年，我的兒子，一定會成一個詩人。』但是他得了布易來的影響，終究不小，他曾經對人說道：『有一天，布易來先生和我說，假使你能殼做一百句顯出本來面目的詩，你就可以成名。我聽了這句話，纔了解文學的真意義。』他那時候所做的詩，字句和形式，已經很美，所差的就是這『本來面目』四個字。至於這些詩的內容，大半是描寫女子的，他嘗說：『假使有一個人，能殼將他所思所憂所怖種種的念頭，放到一個女子的胸中，這個人就是最有福氣。』他又說：『女人如同一種水，無論什麼人，飲了這種水，就能殼忘憂。』他在學校裏，除了做詩之外，還很喜歡研究戲曲，每

次放假回去，就邀了許多朋友，在別墅裏串演自己所編的短劇，和莫利埃、福羅貝爾幼年的時候，一個樣兒。這個嗜好，後來也一直沒有減。

莫泊三待人的態度，雖然很和藹，却很喜歡揶揄。世間上的人，第一個遭他揶揄的，就是那些知識短淺，崇拜長生不老主義的富翁。他曾經有一次搽了脂粉，扮成一個少女模樣，取了一個化名，叫做凡爾蒙（Renie de Valmont），到一家富家去玩，那時候的神氣，煞是好看。後來他做一部小說，叫亞細姑娘（Miss Hasiat）就是記這件事。他因為受過母親的教導，觀察力從小就很敏銳，後來年紀一年大一年，見聞一年廣一年，供他觀察，供他揶揄的資料，也就一年多如一年。無論在魯杭，在伊佛多，在愛脫爾帶，在海岸，在水果園，在市場，在酒館門口，在鄉間教士所居，凡有所過，他總要窮形盡相的，寫他一個淋漓盡致。而且他的觀察，專門要從那黑暗的方面射去，因此他結怨於人的地方，也就不少。

戰事。那時候，魯杭地方，也被德兵侵入，他就投效到前敵去出征。因此使他的觀察，換了一種氣象，他的著作，也就添了許多資料，從很可憐的瓦特叔甫 (Waltel Schnaffs)，到很勇敢的米龍 (Milon) 神父，他都一個個把他請來，去做他小說中的人物。他於議和的時候到巴黎，從此以後，他要和從前的生活，暫時道別，去開一個新紀元了。

## 第二章 準備著作的時代

莫泊三常說：『有些人他的眼睛，他的皮膚，他的肺，天天在很大的天底下活動，一旦因為職業的緣故，不得不去束縛在一個城裏，這些人最是不幸。』這幾句話，是寫他自己從一八七一年以後，離開諾爾芒的草地，到一所巴黎的衙門裏的心事。他因為有這個心事，所以雖然是身居魏闕，那從前所經過的江湖生涯，還是保持得很牢。一方面常常和那些名流去湊趣，做一個預備的文學家，一方面也可說

是個搖小船的老大。他每天清早起來，總是口銜着煙斗，在塞納（Seine）河上，逆着風駛他的一隻小船，等到日高三丈，纔越遲越好的樣子，踱進海軍部。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不消說，更是整天的搖船了。這些日子，人家常會看見他，戴一頂漁翁的帽子，著一領柳條寬緊布的半臂，和那些無賴似的朋友律師的帽子。（La Toque）獨眼龍（N'aqu'un oeil），小青（petitbleu）等等，把一隻亂的葉子（La Feuille à L'envers）在拉費德屋（Maison Lafite）附近的塞納河上漾來漾去。——譯者案：這都是當時的綽號，『律師的帽子』真名叫做班甸（Robert Pinchon），『小青』的真名，叫做豐登納（Léon Fontaine），『獨眼龍』是東公司（Co. de L'Est）裏一個經理，『亂的葉子』就是小船，那時候莫泊三也有兩個綽號，一個叫『紅種人的斧頭』（Toma hawk），一個叫『梅樹』（Prunier）。——他手裏搖着橈，嘴裏吐出那些一點不假思索而且永不會窮盡的笑話，弄得滿船都是笑聲。有時候遇着霧，或遇着月夜，或遇着那秋天的晚上，水底下看得見紅雲的影子，兩

岸的樹，顯出金閃閃的顏色的時候，他也許吟幾首詩。這些詩在他的集內，另成一個範圍，內中有一首，是搖船的時候，碰到一位海軍部的同僚作的，他的結尾幾句說：『有一個心地很老實的人，去尋珠子，真的尋不到，尋到假的，他也拿了，同時他口裏念着兩句成語：假使沒有沙雞 (Grive)，也應該喫海鷗，』很是爲人傳誦。

這個時候，他惟一的教詩先生，就是福羅貝爾，他一到巴黎，福氏就很熱誠的望他做一個詩人，對於他這種玩意兒，常常表示不滿意，有一次寫信去勸他道：『你應該好好兒用你的光陰，應該做正經的事——就是詩——比現在多一點。我看你過那搖船的生涯，未免太起勁了，你對於運動的注意，也有些過分，我們這樣文明人，可不必迷信那醫生的話，每天板規分出若干時候，去銷給運動。你應該常常用心做詩，像你這樣一個天生的詩才，分出學詩的心思，去管閒事，真是可惜。你應該將眼光放得高些，並且要常常向前望去，你的膽子，還可以再大些，你的態度，也應該帶些驕傲，你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主義 (Principle)。你應該知道大凡古來

的詩人，沒有一個，不是把他自己的性命，當作做詩的路，把他自己的五官心思，專門當作做詩的工具的，他看爲做詩而看，聽爲做詩而聽，想也爲做詩而想，你也應該如此。』照這封信上的話，很可以看見福氏對他的態度。有許多人，疑心他是福氏的外甥，或是代子（filien），其實不然，福氏和他，並沒有這些關係，不過和他的母舅，他的母親，是個總角的至交，現在這樣熱心待他，大約就是爲着這個緣故。

我上面已經講過，莫泊三很小的時候，他母親就用福羅貝爾的法子，教他細心觀察自然，預備着做文學上的資料，現在他既然受着福氏的親炙，這個工夫，自然比前越發進步了。有一天他要考察一個人被人家踢痛以後的光景，特地出了許多錢，去買一個人來踢，你看他留心到這個田地，還有什麼事不留心當福氏做那蓬華（Bonvard）和北居希（Péouchel）兩篇文章的時候，內中的材料，大半是叫他採集的。他每次散步回來，福氏總是用『沿路所見』四個字做題目，叫他寫成一首長詩，寫好之後，就替他改，把那些沒有用的形容詞，統統刪去，把他的音節，添上

許多美，假使遇到有兩句話描寫同一的情節，或是用同一的調子的時候，這位少年的詩人，就免不了要聽幾句罵聲了。

福羅貝爾對於他的學生，一面竭力鼓勵他，去用功做詩，一面還要防他得志過早，屢次阻止他發表著作，以爲這種習氣，往往使一個人的學問，不能大成，後來看看有點把握了，纔替他到處揄揚。在克羅塞 (Croisset)——就是福氏的寓所——的星期日，每每有許多名士聚集，莫泊三因福氏的介紹，認識了許多人，如同都介涅夫 (Tourguéneff) 杜德 (Alphonse Daudet) 曹拉 (Emile Zola) 亞來克 雪斯 (Paul Alexis) 卡口 (Catulle Mendès) 倍日拉 (Emile Bergerat) 愛來 爹 (J. M. de Heredia) 于思芒 (Huysmans) 盎尼革 (Henrique) 塞亞 (Oéard) 雷翁 (Léon) 克拉特 (Léon Cladel) 都同士 (Gustave Toudonze) 剛果特 (Goncourt) 夏邦帝 (L'éditeur G. Charpentier) 等等。有時候在曹拉的家中，也遇到幾個，如同勞特 (Edonard Rod) 屠朗 (Duranty) 屠來 (Th. Duret) 高

卑 (François Coppé) 魯克斯 (Marius Roux) 等等。在這班人當中，他和曹拉，最是要好，從一八七六年起，巴黎有個少年文學家的團體，人家叫做『曹拉的尾巴』 (La queue de Zola)，他就是其中的主要分子。第二個知己，要算是都介涅夫，他的著作，所以能很早的傳到俄國，全仗都氏的吹噓。後來他在高爾人 (Garinois) 的報紙上，發表外國文學家的研究的時候，也曾經想把都氏來頌揚一番，因為沒有得到本人的同意，所以未曾實行，僅僅做了一篇短篇，叫做虛無主義的創造者。過了三年，都氏死了，他仍舊想貫徹初志，預備做一篇俄國小說家的研究，登在兩世界的雜誌 (Revue des Deux Mondes) 上，又因為生病，沒有告成。除了曹拉和都氏之外，亞來克雪斯，也和他很好，他初進文字共和國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一個雜誌社的時候，就是亞氏替他介紹的。但是九九歸原，總還是靠着福羅貝爾的來頭。照福羅貝爾向來的脾氣，是不大喜歡和那些報館中人接觸的，後來因為他的緣故，也常常出去周旋，藉此把他的著作，介紹給報紙上去登，這個



情形，在他所做的好朋友 (Bel Ami) 裏，寫得很是詳細。

莫泊三在海軍部裏，大約住了七年的光景，直到一八七八年，纔由福羅貝爾的介紹，改到教育總長白杜克斯 (Bardoux) 地方，去當祕書。這個時候，比在海軍部裏，要空閒得多，但是他總還免不了煩惱。因為常常有許多很俗氣的例行公事，來打斷他的著作。他常常想做一篇很好的詩，或是文章，去掙一個大名，從此就永遠可以擺脫那衙署的生涯，這個志願，在那蠟球 (Boule de Suif) 出版的時候，果然達到了。

從一八七〇年到一八八〇年，莫泊三常常用三個假名，去發表他的著作，一個叫巨埃凡爾蒙 (Guy de Valmont)，一個叫曼弗利紐斯 (Manfrigneuse)，還有一個，是個綽號，叫做梅樹 (Joseph Prunier)，這三個之中，第一個用得最多，當一八七六年，他在文字共和國上，公布他的兩首詩，水邊 (Aubord de l'eau) 和最後的逃亡 (La dernière escapade)，都是用這個名字。

這十年以來所做的詩，和在諾爾芒所做的，無論興味形式，都很不同，十年以前，他常常想念草地，想念蘋果的花，想念海灘，想念魯杭的中學，想念輕薄的愛情；他的內容，忽而怨望，忽而憂愁，忽而恐怖，然而愛戀，忽而妄想，很像茂水（Musset）的派頭。這時候便不然了，無論寫什麼東西，總是照這個東西的本身寫去，一點不去鋪張揚厲，所用的題目，或者詠塞納河，或者詠鄉間的風景，或者詠月夜，雖然事情很平庸，他寫來却愈加逼真，而且愈加活潑，有時候也許帶點哲學的意味，如同那希望和懷疑（L'Espérance et Doute）。他所以有這樣的進步，不消說，是受布易來和福羅貝爾之影響，臨了幾年，他的篇幅越發長，調子也越發老潔，如同那詠牆（Le Mur），水邊最後的逃亡，鄉下美女（Vénus Rustique）等篇。這些著作，雖然人家的議論，很不一致，那位福先生，却很誇獎他，稱他為詩人（Parnassiers）的詩。

當一八八〇年，莫泊三正式的詩集（Des Vers）將次出版的時候，曾經碰到

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就是那愛當伯（Etampes）的訟案。這樁訟案，於莫泊三的一生，有極重大的關係，所以我們不能不拿來敍一敍。好幾年以前，莫泊三在近代和自然主義的雜誌（Revue Moderne et Naturaliste）上，發表他詠牆的一首詩，這是他的得意之作，果然初次出版，就得到很好的成績，這個時候，從來沒有人發生道德不道德的問題。現在我們要補敍幾句人家不注意之點，就是這首詩的內容，是描寫一對夫妻在一處夜花園裏的光景，臨了兩句是說：『在一片白的牆上，顯出兩個併在一塊的愛情的影子。』那位雜誌的主任，以為不大雅，把他刪削了好幾處，這個情形，在福氏寫給他學生的信上，很可以看見，信上說道：『那個辦雜誌的人，真是好笑，他既然說我和你是同族，還要把你的一重「牆」拆壞了許多，弄得不大連貫。』幸虧這個拆壞的原因，福氏始終沒有想到，不然，就恐怕要很費點口舌哩。不多幾年，這雜誌停辦了，其中有個印刷人，叫做亞利安（Allien），是愛當伯地方一個小報館的主人，他知道從前詠牆這首詩發行的時候，銷路很好，就

想利用他來發票財，將莫氏的原作，一字不減的印出去。結煞還加上幾句批評，牽到道德不道德的問題。果然，這重完全的『牆』剛纔出世，那愛當伯的檢察官，就用道德的大題目，來提起訴訟了。這個時候，是一八八〇年的二月，定的罪名，是『有傷風化』。後來還是仗着福羅貝爾的幫忙，請許多大力的人，出來替他斡旋，纔得平息。在高爾人的報紙上，福氏曾經把這件事，記得很詳細，後來也曾經把這篇記，稍稍改換幾處，載入第三版的莫氏詩集。當這件訟案發生的時候，莫泊三雖然不免喫些虛驚，但是他正也藉着這個機會，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剛巧他的詩集，也在差不多的時候，在夏邦帝（Charpentier）地方印好了，於是他的名字，登時之間，就傳滿了巴黎一城，害得福羅貝爾，高興得幾乎落下淚來，益發將他的著作，到處逢人去說項，就是在那些不懂文學的廣告家面前，也要去吹噓幾聲。不上兩個月工夫，這部詩集，居然疊版三次，可惜第三次出版的時候，福氏已經歸了道山，來不及看見了。

在這十年——一八七〇至一八八〇年——的預備期間內，莫泊三非但很用功做詩，也常常做新聞，做戲曲，做小說，他想在這幾條路上，揀一條專門的去走。直到他的詩集和他的小說蠟球，統統出版以後，他纔得到一個比較，決心向最後一條路上走去。講到那篇蠟球是和那梅塘 (Medan) 的文藝會，很有淵源的，他曾經在梅塘夜會的歷史 (Histoire de Soirée de Medan) 上，描寫這會的情形道：「夏天的時候，我們都聚在梅塘，那小說家曹拉，常常拿着一根槍，用他的兩隻近視眼，描準着我們所指點的地方放去，其餘的人，或者釣魚，或者吸煙，或者蹲在對岸的島上，至於我，總是離不了那隻小船。有一天晚上，月色很好，我們就訂了一個章程，大家輪流着來講月夜的故事，開講的人，就是曹拉，講的是一件戰事，明天輪着我了，也就照他的題目，想出一件故事講去。」這時候，莫泊三所講的，正是那蠟球，因為曹拉講戰事，成就他做出一部這樣名貴的小說，你看巧不巧？這個情節，連福羅貝爾，都沒有知道，後來蠟球的鈔本，送到克羅塞，福氏看見，高興得如同發狂一般，

他立刻寫一封信，去賀他的學生道：『這幾句話，我恐怕講得太遲了，就是你這篇文章，命意遣詞，都很到家，你所講鄉間的人物，如同目覩一樣，你所寫一個個人的性情，如同寫你自己的性情，總而言之，我見到你這篇文章，我大大的快活，使我大笑，我可以說一句預言，你一定能彀靠託這個小的故事，流傳你的令名。』一方面他仍舊放下那先生的面孔，指點出幾處詞句的疵累，或是還欠流動的地方，等到出版的時候，這些毛病，果然沒有了。因為這個蠟球受着福先生這樣的褒獎，和社會上很熱誠的歡迎，莫泊三纔脫離做官的生涯，一心去研究文學，並且在那些文學的歧路上，一心打從小說的路上走去。

莫泊三在中學的時候，就有研究戲曲的嗜好，這十年以來，也仍舊沒有放棄。我們但看福羅貝爾給他的信，就可以曉得他們師生倆對於此道，雖然沒有大奏膚功，却也很費些苦心哩。每年的元旦，福氏恭喜他學生的話，第一句總是說：『我希望你今年寫一齣可以得着十萬佛郎的悲劇！』這句話，很可以代表他們的心曲。一

八七七年。『律師的帽子』曾經將莫氏所寫的一齣悲劇，介紹到法蘭西第三舞臺 (Tvisième Théâtre Français) 去演，那舞臺的主任白朗 (Ballande)，嫌他太費資本，不肯收受，因此莫氏就編了一齣短劇，叫做過去的歷史 (Histoire de Vieux Temps)，情節非常簡單，但需兩個角色，兩條椅子，一個烟突，一把斧頭，就可以做，白朗無法推辭，就於一八七九年二月十九日，第一次開演，結果也很不錯，在一八八〇年以前，莫氏的戲曲，在舞臺上只演過這一次。他常常說：『劇中的人物，不厭其少，劇中的趣味，却不厭其多。』那齣過去的歷史，很能彀合着這幾句話。還有一齣玫瑰叢中的土耳其房子 (La Maison Turque à la Feuille de Rose) 差不多也有相等的妙處。這齣戲曾經非正式的演過兩次。一次在一八七五年，一次在一八七七年，他自己飾房主人，『律師的帽子』飾一個駝背，還有一個重要角色，是當今一位文學家飾的，這位文學家，目下還在剛果 (Goncourt) 的博士院裏哩。當演的時候，福羅貝爾，曹拉，都介涅夫，統統去看，沒有一個不是贊不絕口，現

在他的表兄路易保易德凡 (Louis de Poittevin) 還藏有這齣戲的鈔本。一八七六年，他做完一齣押韻的戲，叫做舊事重提 (La répétition)，也想給舞臺上去演，終於沒有辦到，他當時感觸很深曾經寫信給一個朋友道：『現在我又遇到一件失望的事，從今以後，我不想再做戲曲了。我們很不應該替那些開戲館的人去服務戴朗特 (Raymond Deslandes) 說得好，開戲館的人，那裏設得上懂我們的戲曲？這話真真透關。』這齣戲福羅貝爾也很中意，以為很風雅而且很動人，曾經替他介紹到馬蒂爾特 (Mathilde) 公主的家裏，但是在莫氏的生前，始終沒有演過一回，直到一九〇四年的五月，方纔在諾爾芒舞臺 (Théâtre Normand) 上第一次開演，這也是『律師的帽子』給他介紹的。

照上面看來，可以曉得在一八八〇年以前，莫泊三非但是個預備的著作家，他的出產品，正也不少。這個時候，他最留心觀察，腦子裏一點沒有成見，所以所寫的東西，純粹是這個東西的本色。在這光景裏，受福羅貝爾的影響，很是不少，他也很



知道感激，一八七六年，他做過一篇福氏的研究，登在文字共和國上，很得福氏的歡心。福氏於一八八〇年五月八日棄世，後來凡是關涉福氏的事情，他總是十二分愛護着，一八八一年，麥克西姆 (Maxime du Camp) 做了一篇攻擊福氏的文章，他就用全副精神，出去辯護，這便可以想見他的愛情了。

這個時候，他身體很健，每天能殼步行八十個基羅，面上常常有很富足的血色，如同淡水上的水手一般，凡是文學家所有的普通病，如失眠，不消化，神經衰弱等等，他絲毫沒有傳染。而且興致很好，搖船說笑話這兩件事情，差不多成爲他的日常功課，假使你初次會見他，總猜不到他是個很細膩的文學家，比較十年以後的莫泊三，真是判若兩人了！

### 第三章 著作

莫泊三因爲他所做的蠟球，得到社會上很熱誠的歡迎，纔打定主意，想在小說

上享個大名。這時候他心思很恬靜，起居也很有秩序，每天早晨七點鐘，就起來做小說，一直到日中方息，平均總要寫六張紙頭。有時候偶然出去遊玩，或者蕩湖，或者打獵，或者旅行，也仍舊心裏著他的著作，隨時隨地，考察那自然和社會的現象，把他攝取來，寫在一本札記簿上，預備做小說的資料。他有個朋友說，他每天臨睡的時候，多少總要寫些札記，假使這件事沒有做，無論如何不肯睡，這話也許是真的。不過他歷年以來，受着他母親和他的師福羅貝爾的教訓，這種觀察所得的成績，腦子裏已經蓄積了一大堆，這時候無非把從前已經得到的資料，加些附益，擴大，和互相印證的工夫而已，並沒有什麼新的創造。他每每將隨時所見所聞連貫起來，再添上些從小所蓄積的感想，寫成一部小說，他的名著短篇小說集華屋 (La Maison Tellière) 就是這樣成功的。

華屋這部書，包含着八篇短篇小說，其中第一篇就叫華屋，寫魯杭地方一個教會的情形——譯者按：據書中的口氣，是海港的事，大約是故意掩飾的——第二

篇叫家裏 (En famille) 第三篇叫一個村女的歷史 (L'histoire d'une fille de ferme) 都先在雜誌上發表，俄國文豪都介涅夫，很是賞識。其餘五篇，西蒙的爸爸 (Le papa de Simon) 水上 (Sur l'eau) 田間 (Une partie de Campagne) 春日 (Au Printemps) 和保爾的妻 (La Femme de Paul) 差不多都是寫他自己。在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〇年，在塞納河邊所得到的種種感觸。這部總集，於一八八一年，在維克多亞佛 (Victor Havard) 書店出版，不上兩年工夫，就疊版到十二次，都介涅夫，還把他譯成俄文，因此莫泊三的文學，在俄國也很風行。一八八二年，莫泊三又聚集了七篇短篇小說，出一部總集，叫做非非小姐 (Mlle. Fifi)。這部書的內容，大半是寫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戰事，因為這個時候，他曾經親歷戎行，戰地的情形，觀察得非常明瞭，所以寫得也非常真切，能够使讀他書的人，也如親臨戰地一般。

蠟球，華屋，非非小姐，這三部小說出版以後，法國的文學，受了很熱鬧的影響。當

時的批評家，意見很不一致，有的表示快活，有的罵他不雅，有的說他鋒芒太銳，甚至於有見而喫驚的，但是在這些不一致的中間，也有一個一致的點，就是衆口同聲，都說他很自然。不過這個自然的美，過於登峯造極，反把他別的美處，統統掩蓋了。雖然也有幾個識者，說他的著作，除了自然之外，並且很鎮靜；說他能够把自己的態度，自己的性質，自己的生命，藏在著作的後面，一點不露臉；說他的著作，雖然能穀引起人家的快活，唾罵和喫驚，他自己總是呆着不動聲色，和他平時講笑話的態度，一點不同了；——譯者按，莫泊三平時講笑話總是自己先笑着，去引人家的笑，和他著作裏冷靜的態度，完全不同。——說他注重實地觀察，不肯輕信偶然的見聞，不愧爲一個真真的寫實家；但總是極少數。莫泊三也任憑人家批評，一點不去理睬，聽他的小說，自然而然的，不脛而走。他常常記牢他的師福羅貝爾的教訓：『文學的目的，第一就是爲適己，第二是爲得着識者的稱許，其餘種種結果，都可以不去管他。』不過他與福氏，也有不同的地方，福氏是個純粹愛文學的人，他

所以愛文學，只爲着『文學可愛』沒有別的。有一天，一個書店的主人，印了福氏三種著作，酬他一千佛郎的支票，他接了這張票，很誠懇的向着他朋友道：『原來文學也可以賺錢嗎？』他朋友看了他的神氣，不禁大笑。莫泊三便不然了，他很愛文學，但是同時也是一個很深思遠慮的諾爾芒人，他對於生命的欲望，強如福氏，他並不以錢爲生命的目的，但也免不了當他爲一種完成生命的工具，他曾經帶着談諧說道：『著書無非爲賺錢耳！』

我們看莫泊三和印書人亞佛往來的信，就可以知道他慢慢成功一個富翁的情形。他每成一部小說，往往先登在高爾人奇爾勃拉 (Le Gil Blas) 等報紙上，這種報酬，平均每行一佛郎，每篇短篇小說，平均可得五百佛郎，他自己也說，自從曹拉以後，賣文的潤格，要算他最大。他曾經做二十一種小說，共計售出短篇小說集十六萬九千部，長篇小說十八萬部，遊記二萬四千部，有時候在三個月之中，可以得到九千佛郎的報酬。但是他度量很大，很喜歡布施，並不是個守錢虜，他的母

親，兄弟，姪女等等，常常受他的資助。

這時候莫泊三的歲入，平均可得二萬八千佛郎，他第一次拿到這筆款子，就到愛脫爾帶去造一所新房子，名叫奇來得 (Tra Guilleto)，在一處很僻靜的花園裏面，和凡爾居別墅，相去不遠。他每從巴黎回來休息，倚著陽臺，看看四圍蔭翳的葡萄棚，看看花園裏紅黃雜出的草地，看看海灘上飛鳥和帆檣出沒的影子，看看愛脫爾帶鄉村的風景，很能使他觸起幼年時候腦子裏所印的種種感想，於是他的文思，也就風發泉湧似的，自然而然流了出來。他有幾部名著，如近代小說的研究，伯多祿和約翰 (Pierre et Jean) 等，都是在這個光景裏寫成的。豐幾愛 (Henry Fonquier) 說得好：『愛脫爾帶的風景，天生成一塊文學的好資料，何況還有懷舊的作用，難怪他愛不忍釋了。』每逢秋天天晴的時候，他還常常出去打獵，因此他的小說裏，也有許多很冒險很殘忍的搏鬥，如同短篇小說集竹雞

(Les contes de la bécasse) 鷓鴣 (La Rouille) 等等，一個生命裏，有時候也能

够遇到些。因爲他的長篇小說，有許多是從短篇小說綴葺成功的，普通文學上的分類，往往把長篇小說 (Roman) 和短篇小說 (Nouvelle) 當作兩個絕不相謀的東西，實在不對。在奇來得的夏天，他一般文學的朋友，也常常跑去避暑，聽他講那些天真爛漫的笑話。原來他的眼睛，最是犀利，最會看見人家可笑的舉動，而且最喜歡講，講了之後，有時候還要把他寫做小說，如同那月光 (Clair de Lune)，朗度利姊妹 (Les Soeurs Rondoh) 等等，有一大部分，是寫這些情形。所以在伊佛多，愛脫爾帶，晦港的人，聽見莫泊三的名字，不是怨，就是怒，不是怒，就是害怕。人家說這也是寫實派的本色，因爲寫實派的眼光，是專喜觀察病的現象的。

莫泊三除往來巴黎和愛脫爾帶外，還常常趁他的『好朋友』——船名——去省視他的父母，那時候他父親住在聖麥克西姆 (Sainte Maxime Sur Mer)，他母親和他的弟婦，同住在尼斯 (Nice)，因爲他的兄弟，已經死了。除此之外，他還常常到外國去旅行，這種旅行，不但是爲尋樂，也可說是一件省不來的事：第一，是爲滿

足他天性的要求，第二，就是爲採集他著作的標本，在好朋友水上倭拉（Hotta），很可以看見這個光景。他在非洲遊記的敘上，也曾經說道：『一個人天天做同樣的事，最是喫力，而且最是可厭，住房子亦然，無論怎樣好的房子，住得久了，就會變成牢獄，從此類推，一切思想舉動，無不如此，所以世上的人應該時時想法子逃走他的熟路，去創造一個新生命，旅行就是這新生命的門。』但是那尋常旅行所必需的火車和旅館，他很是厭惡，朗度利姊妹上，有一節描寫這可厭的情形道：『一天到晚，關在一個搖動的匣子裏，喫那些煤氣和粗糙的飲食；或者幽居在一間愁悶的小屋，對着那些無味的牀和器具；或者和那些好笑的笑生人聚在一處喫飯；這真是不幸極了。』因爲如此，所以他旅行的時候，喜歡自負行囊，在海邊或田間步行；他旅行的路程，往往舍正路而弗由，去走那些人跡罕到的偏僻小路——福羅貝爾也有這個脾氣，——他旅行的器具，不喜歡火車，而喜歡他的『好朋友』。這個『好朋友』裏面，有許多奧妙的作用，爲人家所想像不到的，他幾時覺得身體不



適，或者文思枯澀，但邀他的『好朋友』到明亮的海上，去兜一個圈子，就立刻好了。他的著作，有一大部分，是從這『好朋友』裏發出來，和那『梅塘的奶奶』（Zola）——曹拉的小船——很有相似的情形。

莫泊三每次旅行，都得到很好的成績，除那些報紙上的通信以外，還成了三部遊記，和許多長篇短篇的小說。他第一次旅行，到高斯島（Corse），時在一八八〇年的秋季，曾經在高爾人報紙上，發表四次通信；第一次通信，名叫哥倫布的故鄉（La Patrie de Colomba），寫馬賽出發時候的情形，和航海上種種見聞；第二次通信，是從亞日西（Ajaccio）——就是拿破崙的故鄉——寄歸的，那時候亞日西正在辦選舉，那些喧囂的集會，無恥的宣言書，和種種陰謀詭計的運動，都能够使莫泊三看得討厭，但是對於他的著作，却有很大的供獻；第三次通信，是描寫一個宣教師狄桐（Didon）的態度，和高斯島上種種詐虞報復的陋習；第四次通信，是記拿破崙的逸事，名叫一段軼聞（Une page d'histoire inédite）。一八八

一年，莫泊三旅行到非洲北部的亞爾日利 (Algérie) 他平時常常企慕撒哈拉  
的日光和那些不毛之地，這個時候，果然償了素願，後來他在藍雜誌 (La Revue  
Blanche) 上，發表一部短篇小說太陽 (Au soleil) 一大半是記這個光景，另外還  
有許多長篇，如同那亞龍馬 (Allouma)，弗利波尼 (Mohammed Friponille) 一  
夕 (Un Soir)，摩洛哥 (Marrocca) 等，或者言情，或者記實，也都是把亞爾日利當  
他的舞臺。一八八二年，莫泊三旅行到勃勒帶尼 (Bretagne)，他常常說：『旅行的  
時候，不必一定要求旅館，草地海灘，都可以當牀；不必一定要求魚肉，麵包和水，也  
可以果腹；一個人能夠如此，纔能夠得到了旅行的真樂。』他在勃勒帶尼，很能夠  
實行這幾句話，其中果然尋到許多新發明的資料，我們在太陽裏，可以看見他。一  
八八五年，莫泊三旅行到義大利和西西里，這時候所得到的成績，益發多了，舉其  
著者，如同那維蘇威的火山，西西里的海岸，拿潑爾 (Naples) 的夜市，和那些南方  
人民的風俗，水濱所聽見的愛情歌，船上所遇的老伎，在在都是他小說的好資料，

他所做的汗漫生涯 (La vie errante) 就是寫這些東西。一八八六年莫泊三旅行到盎味尼 (Anvergne) 他的名著鄂利和山 (Mont-Oriol) 大半從這時候取採來的，後來他因為有幾種光景，記得不大清楚，還重新跑去考察一輪。人家多說莫泊三沒有到過英國，其實不然，他在一八八六年的夏天，曾經到過鄂斯福和倫敦，不過那時候氣候不好，他又不懂英語，所以遊得很不暢快——他幼年所讀的莎士比亞戲曲，是法文的譯本——有一天，他在倫敦一個朋友的家裏，忽然動了歸思，就不別而行的回來了。

一八八〇年以前，莫泊三的著作，都在夏邦帝出版，自從一八八一年起，就改歸維克多亞佛，所以他一生的名著，如同華屋，一個生命，好朋友，鄂利和山等等，都成了亞佛的出產品。華屋的成效，我們已經講過了，其餘幾種，也有相似的盛況；一個生命，先在奇爾勃拉報紙上發表，一八八三年，纔印成單行本，不滿一年，就售出二萬五千部；好朋友於兩年裏，疊版五十一次；鄂利和山於四個月裏，疊版三十九次。

不但如此，就是外國的譯本，如同英吉利、瑞士、丹麥、西班牙、匈牙利等國，也有很好的銷路，他每出一部新小說，總有許多外國人爭先恐後的來要求翻譯。

這位書店主人亞佛，雖然是個印書人，却也可說是一個莫泊三的知己。他對於社會心理，揣摩很熟，關於小說的定名，莫氏常常去請教他。有時候他對莫氏的著作，發表些意見，莫氏也很稱許。如同那短篇小說集伊佛得 (Yvette)，沒有出版以前，他獨獨贊美馬丁 (Martin) 那一篇，以為用筆很真摯，很能够引起讀者的感觸，後來他的話果然驗了，這一篇最是受人歡迎。又如那短篇橄欖田 (Le Champ Olivier)，他以為包含戲曲的精神，莫氏也許為知言。可惜莫氏死了之後，所做的小說，如同伊佛得、非非小姐、蠟球、好朋友、伯多祿和約翰、巴朗先生 (M. Parent) 等，都有人用來編曲本，偏偏這個橄欖田，直到如今，還沒有人利用他。莫氏的小說，本來氣勢很盛，筆致也很剛，自從一八八六年以後，漸漸的歸到平淡一路，這種趨勢，第一個看見的，就是亞佛。他曾經寫信給莫氏道：『我讀你的春日和阿麗小姐』

(Mie, Hauriel) 就知道你近來的文章，已經換了一副面目，這種變換，於你的名譽，一定可以得到更大的影響。因為你從前所做的文章，雖然是很好，但還有許多富翁和那些號稱穩健派的人，怕他過於激烈，不敢去領教，如今就可以免了。』據一般批評家說，那部鄂利和山，就是這個變換的轉機，這個變換，可以說是莫氏文學的進步，也可以說是莫氏老景的表現。

莫泊三的性質，生來就有點乖僻，到了後來，益發落落寡合，他的小說我們的心 (Notre Coeur) 就是爲自己這種落落的神氣寫照。他常說：『觀察人物，應該有絕對的自由意志，超出乎宗教，倫理，慣習，和種種的世俗見解以上。』他因爲固執着這個主見，所以很看不上普通的女子，他說：『女子的腦子裏，除了跟時髦以外，沒有第二個意識，現在的時勢，大家都用一個圈子，掛在耳朵裏，算是時髦，所以伊們也就照樣加了，假使將來有人提倡，要將這個圈子，移到鼻子裏去，伊們看看大勢，一定立刻照辦。』凡是有女子來愛他，他面子上，雖然和伊敷衍，心裏還是轉這

個念頭，他說：『我情願喫鮭魚(Saumone)不情願喫愛齊奈(Helene)——古希臘的美人——』因為這個緣故，他開罪於世俗的地方，也就不少，在各種報紙雜誌上，——如同剛果——時常有人毀謗他，有的說他熱中，有的說他驕傲，有的說他人格卑鄙，喜歡趨承官僚；其實這些話和他的性情，正是相反。他常說：『法國有三種東西，最容易玷污文學，第一是兩世界雜誌，第二是勳章，第三是博士院。』他曾經被人家慫恿，將我們的心，登在兩世界上，後來很是懊悔。雖然當時也有許多達官貴族，要想附庸風雅，和他攀交，但是他很看他們不在眼，轉背還要把他們的黑幕，用來做小說資料。他一生的真真朋友，總是逃不出克羅塞，梅塘，和亞當夫人 (Mme. Adam)，榮夫人 (Mme. Yung) 等處文藝會上的人物，那些名字，我們在第二章上，已經寫了許多。這個時候他和小仲馬，蒲石 (Paul Bourget) 更是要好，他旅行的時候，有好幾次，和蒲石同行，據人家說，他們倆著作中的氣味，也很有相同之處，如同蒲石的女子心腸 (Un coeur de femme)，很像他的我們的心。

他的倔強到死 (Fort comme la Mort) 很像蒲石的妖怪 (Fantôme) 當他住在奇來得的時候，和娜尼夫人 (Mme. Leconte Nony) 也很多往來，娜尼夫人所做的過隙影 (En regardant passer la vie) 就是記他家居的生涯。都介涅夫不消說也是他的知己，一天，他正在寫埠頭的風景——在華屋裏——要曉得英國水手所唱的歌，是什麼意義，特地去找都介涅夫，到埠頭去聽，這雖然是小節，也很可以見他著作的不苟，和他們倆莫逆的程度了。還有黎脅 (Porto-Richo) 和但奈 (Taine)，是他的益友，他的朗度利姊妹和橄欖田，很得他們攻錯之益，但奈更喜歡他的橄欖田，以為有希臘戲曲家愛斯希 (Eschyle) 之風。還有一位文學家剛果 (Edmond de Goncourt)，起初也和他要好，後來為福羅貝爾紀念會的事，兩下裏忽然生了芥蒂。剛果嘗說：『人家說我不過是一個上等人，我看待文學，如同看待尋常的玩意兒一樣，只有莫泊三，乃真是一個道地的文學家，我很不解這兩句話的用意。』莫泊三做近代小說的研究，內有一段攻擊纖巧的文學，剛果

以爲就是攻擊他，很是生氣，並且還罵莫泊三道：『我也承認莫泊三是一個用心研究文法的人，是一個善於講小故事的人，但是稱他爲大文學家，實在不配。』

印書人亞佛，我們已經講過，也可算莫泊三的知己，後來爲着一件很小的事，莫氏竟向他提起訴訟。這樣的事，莫氏一生所遇的，還不止一次。一八八七年，他在非加羅的文藝增刊 (*Supplément Littéraire du Figaro*) 上，發表他的近代小說的研究，——後來載入伯多祿和約翰——那位非加羅的主筆，因爲想節省篇幅，把他刪了幾段，他居然請到一個律師，要求賠償五千佛郎的損失。一八九〇年，夏邦帝書店重印他的梅塘夜會記，想把他的照片插入，他曉得了，也請了一個律師，要向夏邦帝講話。——他素來有個脾氣，不喜歡以色相示人，他常說：『我的著作，屬於衆人，我的面孔，不屬於衆人。』——一八九一年，他又和紐約的星報館 (*L'Etoile*) 打了一場官司，因爲那個報館，把他的小說遺囑 (*Le Testament*) 失了許多真面目。其餘較小的口角，更是多不勝數。大約這時候，他的神經，已經犯



了毛病，所以一觸就會動怒，而且精神尤很衰頹，他寫給夏邦帝和關於紐約訟案的信札，內中掉落的字句很多，有時候甚至於文法和字母，也會弄錯。就是他所做的小說，——如同我們的心，——也很和從前不類，用筆既然很乾枯，並且充滿那愁悶，寂寞，怕死，和種種頹唐的氣象。他在倔強到死的小說裏，記一個老畫工倍爾丁 (Olivien Berth) 的話道：『從前我看世界上的東西，覺得滿眼都是我作畫的資料，而且表現的法子，也不止一端，使我有斟酌的餘地。如今便不然了，凡在我眼前經過的，總是不當我的意，就是勉強當了，我也找不到法子表現他。』這就是寫他自己心中的感慨。但奈也說：『莫泊三晚年的神氣，好像一隻憂愁的雄牛 (Taurau triste)』

#### 第四章 病與死

在一八八二年以前，人家都以為莫泊三是個很強健而且很活潑的人，是個愛

搖小船，愛旅行，愛說笑話的人，到了後來，看見他那副潦倒的神氣，都很詫異，以爲前後不類。——非但他當世的朋友詫異，就是後來研究他的人，也免不了。其實這都是些皮相的眼光，沒有把他的身世看得透關，假使看透關了，那就很容易懂得，這個前後不相類，也自有他的因果關係，一點用不着詫異。原來他的身體，雖然很強健，他自己却倚恃得很，無論幹什麼事，或是著書，或是搖船，都要做到過分，在旅行的光景裏，更是如此，他常常逞着興致趕路，天黑了，就風餐露宿的隨處歇息，久而久之，就伏下一種病根，這是從『很強健』三個字裏得來的。講到『很活潑』也是這樣，他因爲很活潑，所以禁不起人生的煩惱，對於那些一成不變的日常生活，時時發生不快的感想，但是一方面，他又不求擺脫，因爲他有個很堅固的習慣，就是無論遇着什麼事，或是可喜，或是可厭，總要把他看了澈底，想個澈底，萬不肯草草放過，你想一個人，有了不快的感想，精神上已經很够痛苦，他還要把他擒住，拿來細細的揣摩，這樣下去，會發生什麼結果？至於講笑話，本來和衛生不妨，但是在他

也有例外，因為他所講的笑話，並不是信口胡說，一大半都有根據，換一句講，就是從社會裏觀察得來的，這些觀察的目的物，一方面固然可以做他的談助，做他小說的資料，一方面也很能毅助長他厭世的觀念。這樣說來，那個前後不相類的因果，很可以瞭然了。不過這個因果，並不是顯而易見，在他的前半世，更不容易推知，那時候勸他預防的人，祇有他的師福羅貝爾，福氏嘗對他說：『一個人當憂愁的時候，最容易喪失他的知識。』又常常勸他減思慮，節勞動，可惜他沒有肯聽。

在一八八〇年左右，莫泊三曾經患過一次目疾，福羅貝爾也很替他擔憂，當福氏臨終前兩天，還寫信去詢問他，後來這個目疾，一直延長了好幾年沒有好，有時候竟連字都不能寫，雇了一個女子做書記，他心裏著實煩懣，那些神氣，在他的小說奧拉 (Orla) 和倔強到死裏面，很可以看見。一八八三年，他去找一個醫生看，據醫生說，他的目疾，不僅在眼內還在眼的後背，因為已經和別部的神經，發生關係了。這也是他後來致病的重要原因。

莫泊三還有一個嗜好，也可說是致病的原因，就是喜歡實驗以脫 (Ether) 哥羅仿謨 (Chloroforme)，亞斯喜 (Haschich) 嗎啡等等與奮神經的藥料。他說這些藥雖然同是一種興奮劑，却都有特具的效力，各不相襲。哥羅仿謨的效力，能使人身子減輕，胸膛放開，如同縹緲在空中的樣子，說不出的愉快。以脫的效力，能使人增加精神和肉體的氣力，使他講話做事，格外覺得起勁。亞斯喜的效力，又和這兩種不同，因為是超乎肉體的，他每次用了這種藥，就自然而然的添出許多幻想，這些幻想在他的小說寂寞 (Solitude) 誰知道 (Qui sait?) 磁性 (Magnétisme) 惡夢 (Rêves) 夜 (La Nuit) 鬼 (Apparition) 和短篇小說集水上，包含得很多。

除了上面所講的原因以外，遺傳性這件事，也和他的疾病，有重大關係，不過當今莫氏家裏的人，還有許多活著，所以我們不便細表。

莫泊三晚年的著作，很受他病的影響，所以我們讀他的著作，就可以看見他疾

病進步的程序。我們已經說過，他是一個很愛解剖的人，無論碰到什麼事，都要把他解剖出一個橫斷面，但是他解剖的能力有限，他耳目所接觸，可以供他解剖的目的物，却是層出不窮，久而久之，就免不了生出厭倦，要想法子避免他，他所以離開巴黎，遠游非洲，就是爲此。這時候他最愛過寂寞的生涯，他說：『世上的人，有的愛熱鬧，所以喜歡和人同居，有的愛自由，所以喜歡索居，我就是這後一類的人。』他所寫的小說太陽，很可以代表這個感想，這部小說，沒有願望，沒有憂愁，沒有幻想，不識不知，如同孩子的腦筋一般。假使他能設常常保持這樣的態度，豈不很好？無如他那個愛解剖的嗜好，印得太深，已經成了第二個天性，無論外面的環境，變遷到任何田地，這個天性，總是潛藏着不可磨滅，而且潛着不發則已，發起來的時候，比較從前，又添了一層危險，因爲他從前所要解剖的，不過是客觀的社會現象，這時候却變了他自己主觀的思想，性情，感觸等等。那些客觀的社會現象，幾時覺得討厭，還可以想法子避免他，這些主觀的思想，性情，感觸，却和他形影相隨，要避

免也避免不了，何況他還不求避免。他從前很愛研究社會現象，後來遁而愛寂寞，這時候可說是愛妄想，一面陸續的產出妄想，一面就拿來做他解剖的目的物，解剖愈深，妄想愈多，解剖愈深，這樣互爲因果，不長久就養成恐怖，失望，厭世，畏死，種種的消極觀念，他所寫的小說，如同好朋友，鄂利和山，夜，倔強到死，寂寞客店 (L'Anberge)，水上，我們的心，汗漫生涯，都含有這種感想。這時候他夜間很怕鬼，常常從空中聽見聲音，寢中常有惡夢，而且時時失眠。從此再進一步，就是發狂了。——我們總括這段的意思，知道他疾病的進行，曾經經過三種程序，最初愛寂寞，後來愛妄想，最後乃是發狂。

講到他的發狂，也分三個時期進行，在他的三部小說他嗎 (Luis)，奧拉，誰知道裏面可以看出來。他嗎成於一八八四年，這時候神經已經錯亂，這部書裏的主人翁，常常會看見自己的面孔，或者一個驀生的朋友，忽隱忽現的，立在他面前，這就是爲他自己寫實。奧拉成於一八八七年，這裏面所記見神見鬼的事情，益發多

了，有時候覺得有人在背後跟他回頭去看，却一點沒有，有時候看見一個怪追他，他怕極而逃，逃得滿身出汗，胸頭亂跳。不過在這兩個時期裏，他對於這些幻象，還保有抗拒或躲避的能力，並不是完全被幻象所支配。如此再過三年，到了一八九〇年，就是狂病的第三時期，纔完全失却自由。這時候，他的心如同水面的浮萍，只能隨着幻想飄來飄去，絲毫不能自主，誰知道就成在這年上，很可以當這時期的代表。他一面寫這三部小說，爲他自己的病狀記實，同時還都備有治療的方法；他嗎的主人翁，膽怯怕鬼，治療方法是娶妻；奧拉的主人翁，心神錯亂，喜怒無常，治療方法是自殺；至於誰知道的主人翁，病勢已經不起，所以沒得別法，只好遷居醫院。這也是他自己的打算，他曾經想娶過妻，試過自殺，臨了果然遷居醫院。

從一八八一年，到一八九一年，莫泊三爲着出版權的事情，曾經和人家打過好幾次官司——見第三章——內中有一大部分，也是受病的支配。一八九一年，他住在巴黎囂俄街，因爲賃貸契約的爭執，又和他的房東涉訟。後來他遷居到第服

納 (Divonne) 有一天，他向第服納的醫生，要一種刺激性的藥，那個醫生拒絕他，他竟動了氣，立刻把他的寓所，遷到香貝爾 (Champel)，那知香貝爾的醫生，也是如此，於是又遷到岡內 (Carnes)，因為他聽見但奈說過，岡內地方，有道溫泉，可以治病，但是他却絲毫得不到效力。這時候他對於人生，益發覺得無聊，你看他遷居的事，就可以想見他那種左支右絀的神氣了，他平時本來很鄙夷宗教，這時候也想借來解解苦痛，時常捧着一本師主編 (Imitation de J. C.) 唸誦，但也是絲毫得不到效力。有一天晚上，他忽然正色的語他朋友道：『我不願再喫苦痛了！』又有一天，他和一個朋友分別，說了一聲『再會』，忽然又改口道：『否，否，我們應該說永別了！』接着又說道：『我進到文學的生命，如同天上的虹，很有光彩，我出這個生命，如同雷響，我計已決，不必多言了。』

一八九二年元旦，莫泊三從他母親地方賀年回來，一個人關在房間裏，取出一柄手槍，想實行他『不願再喫苦痛』的宣言，但是這手槍裏的彈子，已經被他的侍



者預先取出，他沒得法子，隨手換了一把紙刀，拿起來在咽喉裏劃，那知他的一張嘴，又不肯成全他的好事，劃得沒有多少深，就很響的喊了起來，這個喊聲，被他的侍者水手等等聽見，馬上蜂擁似的破門進去，把他的那把刀奪下，並且把他的人，送到醫院，他於是不得不，又添喫了多少苦痛。他在醫院裏的生涯，意國的利日刊 (*Giornale d'Italia*)，和法國的剛果報上，都記得很詳，大部分都是那些發狂的舉動，可以不必細表。

這位小說大家，在巴黎醫院裏，實足過了十八個月，於一八九三年七月六日，如同一盞燈點完了油的樣子，竟和世界長辭了！過了三日，就是七月九日，安葬於伯都斯山 (*Mont-Parnasse*)，一般巴黎的文學家，美術家，都來送葬，曹拉就站在他的墓門演說道：『莫泊三的一生，他自己已經比喻過，如同天上的虹，雖然時間很短，却很明亮，很有光彩。現在他的人，雖然已經長眠，但他的著作，總是永永在世上醒着，我們和我們後來的人，都能穀隨時在他的著作裏看見他的人。』

莫泊三在醫院裏的時候，所有財產，都由他母親代理，後來就依他的遺囑，悉數歸與姪女繼承。他還有許多未完的稿子，如同都介涅夫的研究，盎日魯 (Angerius) 往後 (Après) 和許多完而沒有付印的，如同米龍神父 (Le Père Milon) 小販 (Colporteur)，他母親也都任憑人家搜求，一些不加禁阻，獨獨對於他往來的信稿，却保持得很牢。一八九五年，他的朋友奧郎道夫 (Paul Ollendorf) 等，想替他立些紀念，他母親聽見，很加反對，以為伊的兒子，向來不高興這些浮誇的舉動，但是他們仍舊沒有聽從伊，現在魯杭市上和巴黎蒙梭 (Monceau) 公園裏的兩個莫泊三紀念碑，就是這些人替他造的。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幾句，從這篇傳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莫泊三的一生，從少到老，從他著作的第一張，到最後的一張，沒有一刻，不是保守着他的師福羅貝爾的教訓，就是『文學家應該為文學犧牲，應該把自己的生命，當作文學的工具』這兩句話。雖然他也愛錢，愛名譽，愛遊戲，但都不過是一種方法，他的目的，總注重在

文學身上。他後來既然因為文學的緣故，成了狂病，又不願意人家窺見他發狂的醜態，使他的文學，生出玷污，於是乃急於求死，要想捨棄他的生命，去保全他神聖的文學。



# 二十世紀法國文壇之新鬼

冠 生述

二十世紀之開幕，至今才二十年；而法國文豪之死於是者，前有曹拉，後有羅思丹，中有麥奴兒，愛雷笛亞，兜利，高貝諸賢。曹拉者，寫實與自然文學之代表；羅思丹者，新浪漫文學之領袖；愛雷笛亞，兜利者，伯拿斯派之中堅；而麥奴兒，高貝，則提倡平凡主義之有力者也。自麥奴兒，高貝死，而文學上之平凡主義衰；自愛雷笛亞，兜利死，而伯拿斯風歇；自曹拉死，而寫實與自然文學之勢，一落千丈；若羅思丹之死，距今未二年，新浪漫文學之命運，雖未必因此遽遭打擊，然要之不無影響，則可斷言。然則此短時期之二十年，關繫法國文學思潮爲非細矣。人亦有言，四時代謝，成

功者去，不有前徽，奚昭來茲。因爲刺取其尤重要者，得十有五人，各依卒年先後爲序次而論之，以備觀省。其間衆家雜出，所學互異，不復分別門類，而總稱之爲二十世紀法國文壇之新鬼云。

### 麥奴兒 (1823-1901)

歐日納麥奴兒 (Eugène Manuel) 以一八二三年生於巴黎。其始大學教授也。自一八六六年，其詩集內篇 (Pages intimes) 一八七〇年，曲本勞工 (Les Ouvriers) 次第出版，爲時歡迎，乃始以詩人名。繼之者有曲本失蹤 (L'Absent, 1873) 詩集平民之詩 (Poèmes populaires, 1871) 及紀戰 (Pendant la guerre, 1872) 紀遊 (En Voyage, 1882) 等作，文名益起。其人天性純摯，與人交，無人我之見；故其所爲詩，愁苦之音，多於喜悅；愛人類之思想，深於愛國家。肖其爲人，世言法國文學製作之含人道主義與平民主義者，以此君爲最，良非虛語也。至其藝術，蘊蓄湛

深，耐人尋味，既不類時下寫實派所爲，而措語選字，簡當精巧，不爲感情所役使，更無浪漫文學家矜才使氣之病。自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罷，法國舉國上下，切齒痛心，引爲奇恥；一時文人，亦相率作爲詩歌，以鼓吹其報復之念。獨麥奴兒退然與時異趨，其時所製詩，如共和政治之鴿 (Les Pigeons de la République) 歌者 (la Chantreuse) 薔薇 (Le Rosier)，感慨深微，若重有憂者；此足以覘其志趣矣。卒於一九〇一年，同歲卒者，有戲曲家鮑宜爾。

### 鮑宜爾 (1825-1901)

亨利鮑宜爾 (Henri de Bornier)，其先子爵也。以一八二五年，生於呂內 (Lunel)，蓋後麥奴兒二歲，而卒與之同年。麥奴兒之文學，喜言人道與平民主義，而鮑宜爾則竭誠崇拜英雄，不脫貴族本色。麥奴兒不專爲文學，願自一八七〇年以後，每一篇成，人爭傳誦，而鮑宜爾則雖畢生致力戲曲，而所成就者，止於四齣羅蘭女

(*La Fille de Roland* 1875) 其不同蓋如此，然而在當時之聲譽，後者乃遠在前者上，殆所謂少許勝人多許者歟？其亦有幸不幸耶？

羅蘭女者，武士日拉兒之情人也，名培德。羅蘭之死，日拉兒之父加納隆實陷之，其後加納隆畏罪遁，變姓名曰亞摩利伯爵，乃生日拉兒，至是二十年矣。日拉兒不自知也；一日既覺，自謂不足耦培德，即去與培德別，取消婚約，剋日前赴戎行，謀幹父讎。劇凡四齣，寫以韻文，其描摹武士之武，美人之美，既無所不用其極，而於愛國思想，尤用全力鼓舞。其時法國甫經戰後，復仇雪恥之念，深印人心，此劇正中時好，是以一經披露，全國風行，而鮑宜爾乃以戲曲家聞於世，甚至有驚爲高爾乃伊復生者，有呼爲『羅蘭女之作者』而不名者，其推崇可以見矣。其後十八年（1893），被舉入文學院，亦羅蘭女之力也。

自羅蘭女以外，鮑宜爾所製戲曲，尙有使徒（*L'Apôtre*, 1883）亞底拉之婚禮（*Noces d'Atila*, 1885）摩哈默德（*Mahomet*, 1888）等，然皆不逮遠甚，且時爲



劇場主人所棄，以視羅蘭女，其榮枯判若兩人矣。

### 曹拉 (1840-1902)

寫實文學與自然文學之有曹拉，猶浪漫文學之有聶俄也。浪漫文學興於盧梭，至聶俄而極盛，聶俄死而浪漫文學與之俱死。寫實與自然文學興於但乃，福羅貝爾，至曹拉而極盛，曹拉死而寫實與自然文學亦與之俱死。人亡則政息，其關繫有如此者。

曹拉 (Zola) 名愛彌兒 (Emile)，其父意大利工程師也，以一八四〇年生愛彌兒於巴黎，遂爲法人。幼執業亞喜德 (Hachette) 書店，既乃委身治文學，成短篇小說集尼農 (Contes à Ninon)，新尼農 (Nouveau contes à Ninon)，切譏時事；又爲文評我所恨 (Mes haines)，我之賓客 (Mon salon)，痛詆浪漫文學；於是文名頓起，時年尙未三十也。其後年益長，閱歷益老，文學亦日益進。嘗仿鮑爾札克

(Balzac) 人類喜劇 (La Comédie humaine) 之例，成盧共馬加 (Les Rougon-Macquart) 二十卷，(其子目如下：la Fortune des Rougon 1871, la Curée 1874, le Ventre de Paris 1874, la Conquête de Plassans 1875, la Faute de l'able Mouret 1875, 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1876, l'assommoir 1877, Une page d'amour 1879, Nana 1880, Pot-Bouille 1882, au Bonheur de Dames 1883, la Joie de Vivre 1884, Germinal 1885, l'Oeuvre 1886, la Terre 1888, le Rêve 1888, le Bête humaine 1890, l'Argent 1892, la Débâche 1892, le Docteur Pascal 1893.) 以揭現社會家庭之醜態。其書中人物，自富翁銀行家，下至貧民，乞丐，盜賊，娼妓，靡所不備。作者一一加以刻畫，使無所遁形，其周密銳利，發人深省，雖禹鼎鑄奸，溫犀照怪，要當不是過也。其書經始於一八七一年，歷二十二年，至一八九三年始告完竣，曹氏畢生之心力，皆萃於是矣。

曹拉既受福羅貝爾之衣鉢，故其於小說，皆重觀察與實驗，而以不失觀察實驗之真，爲藝術之極則。嘗自比其小說生涯爲偵探事業，又嘗爲藝術之界說曰：『藝術者，由自然的觀察經過天性之陶冶而成者也。』其趨向可以見矣。然曹拉者，一天生之藝術人才也；其所用藝術方法，雖薄視想像，一歸於觀察與實驗，顧其天性中所蘊蓄之藝術的想像，曾不以此而少替，有時且流露於自然而不自知焉。世謂其小說芽月罷工 (*Grève de Germinal*) 戴白克兒之騎士會 (*Charge de cavalerie de la Débacle*) 盧特之頌 (*Procession de Lourdes*) 爲傳染浪漫色彩，而近人著論，至有斥寫實派之鄙夷想像，爲言不由衷者，（見拙譯戰後文學之新傾向）非無故矣。

爲寫實文學者，輒喜發人陰私，攻人之短，故結果恆開罪於人，此不獨曹拉然也，而曹拉爲尤甚，蓋其文詞廉悍犀利，所向無前，有以異於他寫實家也。當曹拉少時，浪漫餘孽猶存，曹拉爲張寫實派壁壘，計既日與之攻戰；及其晚年，福羅貝爾，莫泊

三等相繼殞落，寫實派之勢頓孤，新浪漫主義乘機崛起，曹拉惡其異己，又不得不日與之攻戰，以支撐寫實派門戶，而一時墨守舊道德者，相驚爲洪水猛獸，出主入奴，互爲醜詆，尤無論矣；是以綜其一生，雖自幼卽享盛名，而舉目斯世，都非族類，乃無日不在奮鬪場中討生活，至欲求爲一文學院之候補者而不可得，得矣，而卒亦不得入，凡以此也。其後又以所製小說訟冤 (J'accuse 1898) 獲罪政府，避難至英，瑣尾流離，逾年始返，所謂辨移萬物，窮於用說之時，謀奪三軍，辱於右武之國，良可慨已。卒一九〇二年，有長篇小說真理 (Verite)，成於是歲，蓋絕筆也。

### 葛雷亞 (1828-1904)

奧克帶佛，葛雷亞 (Octave Gréard) 味爾 (Vire) 人，生一八二八年，卒一九〇四年。嘗任巴黎大學校長，巴黎學會副會長甚久，嗣又被舉入文學院，一生盡心教育，於教育事業，立有大功，故其文名遂爲所掩。然其所著書，如潑呂帶革之道德 (La

Morale de Plutarque, 1866) 及女子說法之女子教育 (L'Éducation des femmes par les femmes, 1886) 說理縝密，措詞造意，涵宏深婉，初若無意爲文，而其文自至。生平學無常師，故論文亦不主一家，初治古典文學，學瑞味熱夫人 (Mme. de Sévigné)，芬乃龍 (Fenelon)，繼又師盧梭，羅蘭夫人等浪漫作家，蓋實備有衆家之長云。

### 愛雷笛亞 (1842-1905)

愛雷笛亞 (Haredia) 者，李斯爾 (Lisle) 之高足弟子，而伯拿斯文學 (Par-nasse) 之中堅也，名約瑟瑪利亞 (José Maria)。父西班牙產，娶婦法蘭西，而生約瑟瑪利亞於美洲之古巴，時在一八四二年商於法，受法教育，故爲法人，及長，學詩李斯爾，遂以詩名。至一八九三年，爲集行世曰勝利品 (Trophées)，雖寥寥百餘首，而畢生精銳，實萃於此；其中尤著者，有牧童 (Le Chevrier)，戰場之夜 (Soir de

bataille) 戰勝者 (Les Conquerants) 及其他詠史等篇。伯拿斯之教，以聲色爲重；其上者講章法，諧音律，長短疾徐，悉中準矐；下亦多借形容詞，以雕琢字面，故勝利品中，琳瑯滿目，乃大似我國齊梁之作。史家費無雷 (Favre)，稱之曰金玉之文，允哉。卒一九〇五年。

### 梭雷爾 (1842-1906)

亞爾倍梭雷爾 (Albert Sorel) 一八四二年生於翁佛樓 (Honneur)，卒於一九〇六年，國家文學院會員，史家季余 (Guizot) 夫婦之私淑弟子也。生平著書甚多，尤熟悉外交時事，有歐羅巴與法國革命 (L'Europe et l'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85-1892) 四卷，膾炙人口。至其文詞，詳贍典重，首尾完美，誠史才也。

### 亭呂乃蒂 (1849-1906)

費第那·李呂乃蒂 (Ferdinand Brunetière) 都隆 (Toulon) 人生一八四九年卒。一九〇六年，年二十餘，即以批評家名。有文學批評肄言 (Études Critiques sur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載兩世界雜誌 (Revue des Deux Mondes) 爲人傳誦。其後卽爲雜誌主任；又投身教育，任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俱有聲；然仍著書不輟。其主要者，有文學史上之進化觀 (L'É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十九世紀法國詩學之進化 (L'Évolution de la poésie lyrique en France au XIX<sup>e</sup> siècle) 批評問題 (Questions de critique) 現代文學論 (Essais de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法國文學史要 (Manuel de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等，皆批評文學之作也。生平自文學書外，尤喜研究達爾文、斯賓塞、黑格爾、叔本華、孔德等進化論作物；故其所持批評方針，不限於各個人之個性，而特重沿革變遷，及其後來發生之影響；其所下斷案，不恃主觀的好惡，而一歸於客觀的效果與價值，蓋完全以哲學的

方法馭之也，可謂在文學批評上別開生面。至其文詞縱橫博辨，案語明確，屹立如山，絕無世俗游移兩可之病，猶爲餘事矣。

兜利 (1833-1907)

安特雷兜利 (André Theuriot) 一八三三年生於瑪利勒羅 (Marly-le-Roi)，卒一九〇七年。初學詩，後爲小說，遂以小說名；然氣味雋永，雖散文，實含詩意；尤善寫自然，佳處直逼喬治桑 (George Sand)。遺著甚多，日拉爾之婚 (le Mariage de Gérard) 憶昔 (Amour d'antan) 魚之居 (la Maison des deux Barbeau) 其尤著者也。

潑呂同 (1839-1907)

胥利潑呂同 (Sully Prudhomme) 巴黎人，生一八三九年，卒與兜利同歲。兜



利詩人而小說家也，潑呂同則畢生爲詩，詩以外無他長。顧兜利雖爲小說，其文詞類多歌咏自然，不離詩意，而潑呂同則好以詩說理，往往設爲問難，以相究詰；雖詩體，氣象乃轉似小說；蓋兜利之文學，兼心理主義與伯拿斯主義，而潑呂同則象徵名家也。其詩集行於世者，有詩體與詩 (*Stances et Poèmes*, 1865) 患難 (*Les Épreuves*, 1866) 寂寞 (*Les Solitudes*, 1869) 命運 (*Les Destinés*, 1872) 無用之愛 (*Vaines Tendresses*, 1875) 正誼 (*La Justice*, 1878) 幸福 (*De Bonheur*, 1888) 等十餘種，正誼、幸福、說理愈精、含象徵亦愈富；(正誼所以象徵良心，幸福則以象徵無我主義) 蓋純粹以哲學問題入詩，與李呂乃蒂之以哲學方法批評文學，可稱無獨有偶。

高貝 (1842-1908)

佛郎沙高貝 (*François Coppée*) 一八四二年生於巴黎，卒一九〇八年。二十年

來，法國詩人之新喪者，前有麥奴兒，繼有愛雷笛亞，潑呂同，最近者高貝。麥奴兒之詩，深於平民主義，愛雷笛亞之詩，富辭采，諸音節，潑呂同之詩，善談哲理，而高貝則兼而有之。即其所著，如神龕 (*le Reliquaire*, 1866)，仇恨 (*les Intimités*, 1868)，謙遜 (*les Humbles*, 1872) 之寫里巷疾苦，悱惻纏綿，不讓麥奴兒；如晚景 (*L'Arrière-Saison*, 1887) 之寫厭世，由衷之言 (*Paroles sincères*, 1890) 之寫宗教哲學，精微玄妙，又類潑呂同；而設詞比律，美妙冲和，足以娛耳悅目；後之為文學史者，又往往歸諸伯拿斯派，以與愛雷笛亞伍；非其造詣湛深，曷克有此。世之論者，或稱之為『平凡的詩人』 (*poète des humbles*)，或諡為『人工的自然文學家』 (*artificiel naturalisme*)，要皆執其一端而言，不足以盡高貝也。生平自詩以外，間亦為小說劇本，著於世者，有小說集散文小說 (*contes en prose*, 1882-1883-1888)，韻文小說 (*Contes en vers*, 1886)，劇本克雷蒙之琴師 (*le Luthier de Crémona*, 1876)，亞各比黨人 (*les Jacobites*, 1885)，王冠問題 (*Pour la couronne*,

1895) 等，尤以王冠問題爲最。劇中本事，係寫一將軍之子，因其父心存篡位賣國，諫而不聽，遂殺父以自首，雖卒陷刑戮，且爲其情人所棄，終不白父之奸，而其感人之深，正可與鮑宜爾之羅蘭女後先輝映；而詞華駿發，則又過之。

### 華巨 (1848-1910)

子爵歐日納美爾希華巨 (Eugène-Melchior, vicomte de Vogüé) 一八四八年生於尼斯 (Nice)，一九一〇年卒於巴黎，國家文學院會員也。喜研究俄羅斯文學，具有心得，故其所著書，亦染有俄風，時以哲學問題入小說；著作甚富，佳者有游記小說敘利亞 (La Syrie)，巴勒斯丁 (La Palestine)，心理小說約翰大革雷 (Jean d'Agreve)，哲學小說影之回憶 (Le Rappel des Ombres)，文評俄羅斯小說 (Roman russe)，歷史觀與文學觀 (Regard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等。其從兄馬季華巨 (Marquis de Vogüé, 1829-1916) 以古物學著稱，亦文學

院會員也。

烏沙易 (1848-1911)

亨利烏沙易 (Henri Houssaye) 生一八四八年，卒一九一一年，生卒皆在巴黎，爲近代史學大家，尤熟悉拿破崙時代掌故。有滑鐵盧 (Waterloo) 一書，著稱於時，嘗被舉入文學院。其父亞塞納烏沙易 (Arsène Houssaye) 亦著名文學家也。

勒美脫爾 (1853-1914)

俞雷勒美脫爾 (Jules Lemaitre) 一八五三年生於味乃西 (Vennecy)，卒一九一四年。初爲詩及戲曲，學於伯拿斯領袖哥蒂 (Th. Gautier)，象徵大家蒲特雷 (Baudelaire)，繼而棄去，爲藍雜誌 (Revue Bleue) 兩世界雜誌擔任文評，遂以批評家名。有現代論 (Contemporaine) 七卷，戲劇上之印象 (Impressions de

theatre) 十卷，風行於時，羣推爲批評界之王。其論文以印象 (impression) 爲主，嘗曰：『文學非他，只是將各本人心目中所得之印象，加以傳述而已。』與曹拉所下藝術界說，『由自然的觀察，加以天性之陶冶，』頗相似。然其中有宜注意之處：曹拉所言，雖兩辭並舉，而着重在自然的觀察，惟其着重自然的觀察，故雖經天性之陶冶，而藝術之本原，仍自觀察點發出，結果仍不失自然之舊；猶之寫真者，由凸透鏡中，攝收外來物像，著於乾片，洗以藥物，曝以日光，用紙映出，而結果仍不失外來物像之舊也。至勒美脫爾，則着重各本人心目中所得之印象；各人心目中之印象，雖亦得自自然的觀察，然勒美脫爾之意，以爲文學之出發點，乃在印象而不在觀察，文學之與觀察，雖不無因果關係，顧僅恃觀察，必不足爲文學；猶之蜂採花而釀蜜，蠶食葉而吐絲，而花之與蜜，葉之與絲，終不能混爲一談，僅僅採之食之，亦不足以成蜜與絲也。簡單言之，曹拉所言，爲客觀的方法，而勒美脫爾則主觀的也。勒美脫爾既以印象爲主，故其批評方針，與並世有名之批評家李呂乃蒂，亦頗異趣；蓋李

呂乃蒂重視環境，而勒美脫爾則重視個性；李呂乃蒂所用之方法，爲哲學史的，而勒美脫爾則心理的也。顧勒美脫爾雖重個性，同時又重共通之感情，嘗曰：『人類之印象，恆有共通之路，使一人所得之印象而正確，則必與其他各人所得之印象一致。』故其議論古人，於盧梭、羅俄，俱不免有微詞，而特重莫利愛、賴西納。於時賢極少許可，而獨尊那威戲曲家易卜生。史家葛朗日（Oranges）之論勒美脫爾曰：『勒美脫爾者，一至難安排，至難論定之人也。』誠哉。

## 法巨 (1847-1916)

愛彌兒法巨（Emile Faguet）一八四七年生於榮巖（Roche-Sur-Yon）卒一九一六年。嘗爲大學教授，討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評劇主任，兩世界雜誌記者，又嘗被舉入文學院。生平著作等身，大率皆批評文學之作，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世紀文學研究（Études littéraires sur le XVIIe, XVIIIe, XVIIIe）。

et XIX<sup>e</sup>, siècle) 法蘭西文學史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其尤著者也。晚年間喜研究哲學，著有柏拉圖 (Platon) 尼采 (Nietzsche) 社會主義 (Le Socialisme) 等書。其所爲批評，詞鋒辨給不及李呂乃蒂，文采都雅不及勒美脫爾，而觀察敏銳則過之，至所持方法，往往重內而略外，頗與勒美脫爾近云。

### 羅思丹 (1868-1918)

愛特蒙羅思丹 (Edmond Rostand) 一八六八年生於馬賽，卒一九一八年。半世紀來，法國之舞臺，始倦於寫實主義之平凡，中疲於心理主義之煩瑣，後困於象徵主義之沉悶；法國之人，皆如久渴之思飲，久鬱之思嚏，翹首企足，以望浪漫文學之復活。於此時也，乃有天生才人，應運而出，奮其如椽之筆，起沉疴於積年，挽狂瀾之既倒，使法國之舞臺，耳目一新，日月重光者，則羅思丹也。羅思丹之戲劇，其感情熱烈，逼真高爾乃伊之亞拉共 (Don Sanche d'Aragon)，意像雄奇，脫胎於露俄

之呂孛拉 (Ruy Balas) 特羅末 (Marion Delorme) 善爲譬喻，引人入勝，如賽望戴之紀曉德 (Don Quichotte) 亞里斯多番之小鳥 (les Oiseaux) 又如象徵主義，而用意加深，形容世態，曲狀人心，如戴尼 (Teniers) 父子之畫，及加羅 (Calot) 之彫刻，又如兼採寫實主義與心理主義，而感情加富，蓋實能運其天才，採各家之善華而陶鑄之者也。世謂之新浪漫，猶未足以概之也。其劇本之著於世者，寫愛情，則有奇情 (les Romanesques, 1894) 西拉那 (Cyrano de Bergerac, 1897) (奇情寫美滿之愛情，西拉那寫不圓滿之美情) 寫史事而兼寓象徵，則有海上公主 (la Princesse lointaine, 1895) (寫一次十字軍東征，勃拉易候探豔忒黎波黎事) 寫愛國思想，則有愛革隆 (l'Aiglon 1900) (寫拿破崙之子愛革隆在奧國之陰謀) 寫諷刺，則有上戴克來 (Chantecler, 1910) (上戴克來爲一雄雞名，雄雞每晨按時而啼，見太陽亦按時而昇，自謂太陽由其喚起，一日偶以他故失時，見太陽自出，不覺大驚) 而以西拉那之聲譽爲最著。當西拉那之始演於聖馬丁舞



臺 (Le théâtre de la Porte Saint-Martin) 也。評劇前輩沙爾塞 (Sarcey) 號於衆曰：『吾人之苦斯幹狄那之霧久矣，(謂易卜生戲曲) 而今而後，其庶幾日月重光乎！』其推重可以見矣。考其時，羅氏年尙未滿三十也。昔羅俄以二十五歲之年，著劇本克倫威爾 (Cromwell)，以推倒古典文學，今相隔數十年，而有羅思丹，羅思丹，其二十世紀之羅俄歟！



